

美國通史

著合 斯文納 格瑪康

譯合 澤先陳 風末曹 棋尊劉



上海中外出版發行

美國通史

每冊基本定價國幣五十元

• 外埠酌加郵運費 •

著
作
人

美國 A. Nevins
H. S. Commager

翻
譯
人

劉曹陳 孫
尊未先 伏
棋風澤 國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中
外
出
版
社

上海（5）漢陽路（狄思威路）
第一一五三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初版

(S) 0001—1000

作者原序

美國脫離混沌時代而進入歷史，迄今不過四百年光景。美國是世界上大國之最新者，但它在許多方面都最饒趣味。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的歷史綜述着民族的事蹟，包括着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歷史力量 and 因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移民，工業，科學，宗教，自由和民主政治——大部分發源於美國，而這些力量對社會所發生的作用，其在美國歷史上所表現者，較在他國歷史上所表現者更為顯著。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年紀雖輕，却為今日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國，具有最老的民主政治和成文憲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其人民自最初期即自覺有一個特殊的目標，是因為它是人類希望之所繫，是因為它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和實現這種希望。

美國的故事，是一種古老文化對一種荒野環境的衝擊力的故事。美國跳過最初六千年的歷史，而以英勇和成熟的姿態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因為最初移殖美國的人，並非原始的野人，乃是文明的民族，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文化移殖到美國來。但「新世界」並不僅僅是「舊世界」的延長物。它正如其初期的殖民者所預料和其建國元勳所策劃——是歷史中的新事物。自大西洋以至太平洋的拓荒者，他們所碰到的未經征服的荒野，大大地改變了遺傳下來的制度，而人民和種族的混雜，又改變了遺傳下來的文化。結果美國在民族混和上，在宗教自由上，在社會平等上，在經濟機會上，在政治民主上，都曾作過最大膽的實驗。

歐洲的歷史家和旅客，雖承認美國人民本質的美德，但他們一向堅持着，說美國歷史平凡而沒有光彩，缺乏多樣性，不豐富也不瑰麗。這和事實正相反。美國歷史栩栩如生，具有驚人的戲劇性，而且是英雄的範型。一些弱小的人民，由一個大陸的這邊迅速地廣拓到那邊去；一些散漫的殖民地轉眼蔚為一個最富最強的大國——這種戲劇在現代史上是罕有其匹的。美國的山隘，與歐洲的封建堡壘同其雄偉；美國城鎮的集會，與皇家的朝廷同其堂皇；美國人民向內地湧進，與諾爾曼人或阿剌伯人的擴展同其動人；而美國的民族英雄——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可與任何其他民族的英雄媲美而無愧。美國有一代人曾經為爭取自由和民主而從事劇烈的鬥爭，故美國的歷史，充滿着有關自由民主的成長之令人愉快的故事。

這一部歷史書並不是為學者而寫的，故不想包括原來的研究資料，也不想作嶄新的解釋；這不過是一本通俗的讀物。我們需要一種關於美國人民的敘事體的簡史，這本書的寫作便是想滿足此項需要。因為篇幅有限，作者對於材料不能不多所割愛，這是迫不得已之舉。同時作者不受誘惑，決不涉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歧途，以致提及已經遺忘了的人物，而引起錯綜複雜的爭論。作者並不認為美國歷史的基調在於政治或經濟，或在於一串的問題，而認為美國歷史乃是一個自由社會進化的故事。如果這本書有它的題旨的話，則是包含在它的書名之內——一個有充分智慧以要求自由並願為自由而工作而戰鬥的民族之發展史。

納文斯 (Allan Nevins)

康瑪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美國通史目次

上部

作者 原序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三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四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查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六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一〇
第七章	全國統一	二七
第八章	傑克孫派的民主	三〇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三四
第十章	區域鬥爭	一六
第十一章	閩牆之戰	一九

下 部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一
第十三章	大商業的興起	一六
第十四章	勞工與外人移入	三三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三三
第十六章	農民及其問題	六六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六六
第十八章	躍起爲世界強國	一二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二六
第二十章	兩次大戰之間	一四
第二十一章	二次世界大戰	一七四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北美的形勢

英國人在美洲殖民的歷史，肇始於一六〇七年一個美麗的四月清晨，牛波特船長所率領三艘飽經風浪的船，在齊沙比克灣（Chesapeake Bay）口附近下錨，然後派人登陸，發見陸地上「綠草如茵，樹木參天，水清可愛。」同行者之中，有諾斯安伯蘭伯爵的英俊的兒子波士和史密斯船長。波士紀述着他們怎樣發見壯麗的森林，地面長滿着花草；美好的草梅，「比較我們英國的大四倍」；蠔「大而味美」；許多小的獵獸；「大批火鷄巢穴和火鷄蛋」；還有一個印第安人城鎮，那些未開化的人在這裏給他們送來玉蜀黍的麵包，和用附有銅壺的盜烟筒吸着的煙草。在弗吉尼亞的初期經驗，最初很是迷人。據波士的「觀察記」（Observations）所描述，新來的人，很喜歡當地五光十色的飛鳥，水果，鮮美的鱧魚和可愛的風景。可是這充滿原野詩篇的英勇故事，是以悲劇結束的。他寫着印第安人怎樣攻擊殖民者，「自四面八方的山間爬來，和熊一樣，把弓啣在嘴裏」；登陸人員怎樣受脹腫病，痢疾和熱症所侵襲；有許多人怎樣僅僅因為饑餓而死，「他們的屍體由茅屋裏拖出來，像死犬一樣地掩埋了。」

在美洲樹立一個新的國家，並非一蹴而幾的事。這是一種堅忍殘酷而艱險的工作。這裏是一個幅

員廣袤而地形參差屈曲的大陸，其東部三分一的地方，佈滿着沒有路徑的森林。它的山脈，河流，湖沼和平原，規模都是宏大的。它的北方地帶冬季嚴寒，而南方區域則夏季酷熱。這裏充滿着野獸，居民好鬥，殘忍而奸詐，其文化尚在石器時代。這裏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片禁地，只有經過極艱險的航程之後纔能到達，而登陸者多難望生還。雖然有這種種險阻，但此地還是適於作爲一個有活力謀進取的民族之家鄉。

北美是一個大約三角形的大陸，最大的部分位於緯線二十六度與五十五度之間，是一大片肥沃而灌溉便利的區域，氣候很合健康；溫暖的夏季既適於穀類的生長，寒冬又可激勵人民活動。歐洲人可以不必經過痛苦的適應環境之過程而在這裏居留。他們能在此地種植農作物：小麥，稷麥，蕎麥，豆，胡蘿蔔和洋蔥。他們在這裏發見兩種極有價值的食物——玉蜀黍和馬鈴薯。玉蜀黍如在五月裏種植，七月即可結穗，除可作糧食外，又可作牲畜飼料。此處隨處可以狩獵，鹿和野牛數以百萬計，野鴿成羣飛過的時候，天都會被遮黑。海岸一帶魚類極多。北美蘊藏鐵，煤，銅和石油的豐富，實非他州所能比擬。它的森林幾乎是無盡的。東部海岸有許多港灣，可作爲避風港，而寬闊的河流——聖羅稜士河，康涅狄格河，哈得孫河，特拉華河，薩斯基漢那河，波多瑪克河，詹姆斯河，比地河，薩凡那河——則便於向內地發展。獲得立足點之後，要擴大它並不必碰到太大的困難。

這個大陸的某些天然形勢，對於美國的前途發生了顯著的影響。大西洋岸的許多港灣和海口，使殖民地不成爲少數的大單位而成爲多數的小單位。很快建立起來的殖民地，把諾法斯科細亞和魁北

克算在內，總共有十五個，這些使初期的美國有着各種各樣的制度和習慣。每個殖民地固保着自己的特性。美國獨立的時候，國家由這麼十三個單位組成，只得出之以聯邦的方式了。在海岸平原的後面，便是廣大和荒野的阿巴拉契安山脈。因為這個障礙物極難渡過，故在殖民者用九牛二虎之力越過它向西展拓之前，海岸的殖民地越來越密集。他們越過阿巴拉契安山脈之後，便發見前面是一大片中央平原，那便是密士失必河流域。這一大片平原，幾乎佔合衆國面積的一半，佔全國已墾土地一半有餘，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由東亙西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威斯康星河，衣阿華河，伊利諾斯河，俄亥俄河，康伯蘭河，田納西河，阿肯色河和紅河——而由北至南則有密士失必與密蘇里的大河流系統。由海岸各部分和西歐各國來的人，至此都在平等的條件下雜處着。這裏便成爲一個大鎔爐，一種新的民主主義和新的美國情調從此滋長起來。

再往西是高地平原，空氣乾燥，又有高峻的洛磯山阻障着，故延緩了殖民者再向西猛進。在這些半乾燥平原從印第安人手中奪過的數十年前，遙遠的太平洋岸傾斜地帶的金礦和其他礦產，就吸引着一批冒險的拓荒者。加利福尼亞在那時是一個著名的地方，雖然一條寬闊的未墾殖民地帶還把它和美國其他的舊部分隔離着。經營牧場的人，跟着水牛獵戶迅速來到了這些平原，而當鐵路把征服無樹區域所必需的物資連到的時候，人口就漸漸多起來。鐵路帶到的物資是鐵絲網，風車，木材和農具，同時灌溉的農場數目漸多。到了一八九〇年，邊疆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荒漠的西方也成爲過去了。

美國殖民者的移動採取由東亙西的路線，那是自開始時即不可避免的形勢。聖羅稜士河和大湖水

道，是通內地的便路，這些河道大約都是東西流的。摩霍克河谷切入了北部阿巴拉契安山脈，又是一條由東亘西的路線。移民第三條大動脈的俄亥俄河谷，也是大略循着東西的方向。由大西洋岸到洛磯山的移民，都是採取與緯線平行的路線。因為這個緣故，在說英語的美國人推進的時候，法國對路易斯安那和墨西哥對加利福尼亞的主權就跟着消滅，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勢。殖民時代，眼光銳利的觀察家，即指出控制着俄亥俄河谷的人即同時控制着密士失必。同樣的事實，控制着密士失必流域的人，結果也必控制着它西面的整個區域。美國人用其優勢的人數和精力，大大地利用了地理上的便利。

北美的印第安土人人數太少，文化也太落後，不能成為殖民運動的嚴重障礙，這是白種殖民者的大幸。土人雖予以困擾而有時阻緩了殖民運動，但他們從未能真正堵塞了這種洪流。當第一批歐洲人到達的時候，密士失必河以東的印第安人，為數不逾二十萬人。墨西哥以北大陸的印第安人，自然不會超過五十萬人。他們的武器只有弓，箭，棍，斧，而除伏兵之外，不懂得任何軍事技術。這樣的人，自然不能與機警的白種人抗衡。土人表現很缺乏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他們的生活，主要仰給於漁獵，故其來源是不穩定的。墨西哥以北五十九種土人的幾百族，大部分人數甚少，不能集結一支強大的作戰隊伍。印第安人團體中最有力量的，是伊羅華斯族的五國（後來是六國），他們的根據地在紐約的西部，有一個會議，採取一種侵略的政策，為其毗鄰阿貢奎恩各部落所畏懼。在東南部，克利克族建立一個強大的同盟。遠在西北部，在較北的平原上，希奧克斯族成立一個比較鬆懈的組織。

殖民時期中移民與印第安人間的鬥爭，經過幾個劃分得很清楚的階段。在第一批殖民地建立起來不久之後，殖民者即與毗鄰各土人小部落發生尖銳的局部衝突。例如新英格蘭的底古德戰爭（Pegnot War）是短促而劇烈的，一六三七年戰事結束時，居於康涅狄格河谷的底古德部落完全潰滅。又如弗吉尼亞殖民者與波瓦丹部落間的戰爭，是一六二二年爆發的，結果也是印第安人完全失敗。可是當新來的白種人向前推進奪取大片土地的時候，印第安人即組織大規模的部落同盟以資抵抗。例如斐律普王就聯合了幾個重要的新英格蘭土人部落，在被擊潰之前作兩年的英勇抗戰。在杜斯卡洛拉戰爭（Tuscarora War）中，北加羅林納的殖民者也碰到一個同樣的同盟。在耶瑪西戰爭（Yamasse War），南加羅林納的殖民者也是一樣。這多次的鬥爭是劇烈而大規模的，使白種人的生命財產損失奇重。最後到了印第安人與歐洲人結盟的一個階段，有些北方部落與法國人聯合；有些南方部落接受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鼓勵。幸而強大的伊羅華斯族採取友好的態度，積極協助殖民者對抗法人。結果，在這第三階段的戰爭中，敵性的印第安人和在以前兩個階段一樣，遭受決定性的覆敗。

早期的殖民者

最初的英國殖民者到新大陸來，是組織一個個冒險的團體。牛波特統率下的船隻，於一六〇七年五月十三日載運人員駛入漢普頓水道。他們在詹姆士城外停泊。這城有一座砲台，一座禮拜堂，一個倉庫和一系列小茅屋。當他們遇難的時候，史密斯船長表現得機智而有精力，故第二年即被推為主

席和殖民地的實際獨裁者。農業是緩緩地發展起來；一六一二年，羅夫開始種植烟草，因煙草在倫敦可售高價，故人人爭種，結果連市場也種起來；豬牛的數目也漸漸增加。

但發展是遲緩的。在一六一九那一年，弗吉尼亞的人口還沒有超過二千人。那是一個可注意的年頭，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英國來了一隻船，載來九十名「年輕的婦女」作殖民者之妻，由殖民者償付一百二十磅煙草作為運費。這一批貨物受到熱烈的歡迎，故類似的事不久便接踵而至。與這件事同樣重要的是美國代議政府的創立。七月三十日，詹姆士城的禮拜堂，召開美洲大陸上第一個立法會議：總督一人，評議員六人，市民二人（每十個殖民地推出一人）。第三件大事是八月間一艘運黑奴的荷蘭船到達，以二十名黑奴售給殖民者。

當弗吉尼亞如此繁榮起來的時候，一羣在荷蘭居留的英國卡爾文教徒（Calvinists，即信奉法國神父約翰·卡爾文的教義者），即策劃遷移到新世界來。他們因為不承認英王在宗教上的最高權力，想自己成立一個獨立的教會，因此遭受迫害。他們在多方面看來都是個非凡的團體。他們有三個具有顯著能力的領袖：教師羅賓遜是劍橋的畢業生，學問淵博，頭腦開明，心腸慷慨；他們聰明的老大哥布魯斯特，也是劍橋出身；還有柏拉福特，機警，富理想而有魄力。他們全體都正直，勤勞而嚴肅，同時也勇敢堅忍。他們在英國忍受着普遍的敵視；在荷蘭忍受着孤獨和辛勞。此時他們們得到美洲殖民的執照，一隻船叫「五月花」的和一批糧食，準備去面對荒漠的嚴酷。他們一行共一百零二人，由普利穆斯啓程，於一六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馬薩諸塞的海岸登陸。那年冬天，過一半的人因為寒冷和害壞血症死亡。但翌年夏季，他們種植的收成頗佳，而秋天又有一隻船運到新的

殖民者。他們的決心從未動搖。當拿拉甘色特的酋長康農尼卡斯送來一把箭和一條蛇皮表示挑戰的時候，柏拉福特即把蛇皮實以槍彈，連同一封侮蔑的覆信送回去。

以後，其他英國殖民地繼續成立。英國的總蜂窠準備遣出大批蜂羣。一六二九年一個五月天，倫敦的碼頭上呈現着擾攘和高采烈的景象；五隻船載着四百名殖民者和差不多二百頭牲口——是一次送過大西洋最大的一批——啓旋向美國的馬薩諸塞灣前進。在六月杪之前，他們到達賽林姆。安底各特和一個小團體已於上一年的秋季在此建立起一個城鎮。這批殖民者都是清教徒——那就是說，他們本來屬於英國國教，起初想把它教理予以改革或予以清淨化，結果竟退出教會——他們發動了一個清教徒的大規模出走。一六三四年春天，溫特洛甫率領運載九百名殖民者的船隻十一艘抵達賽林姆，足以建立八個新的城鎮，包括波士頓在內。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發展極速，不久即向南向北設立分支。威廉士是賽林姆一個牧師，他因為大膽宣傳政教分離的學說，和其他有激烈主張的人被驅至羅特島的荒野。他於一六三六年把勃羅維維頓斯港建立成一個完全宗教自由的地方。那一年裏，第一次遷居康涅狄格的工作，也在剛毅的胡克牧師領導之下開始。胡克牧師把他的會衆的大部分組成一個團體由劍橋西遷。當馬里蘭在自由思想的加爾維特領導下建立第一個殖民地的時候，另一個著名殖民地於焉成立。初到那裏上流的人物，大部分和其創造人一樣是英國天主教徒，其餘平民則大都是清教徒。因此宗教自由是重要的，而馬里蘭便成為宗教自由的家鄉，吸引着各種各樣宗教信仰的人們。不久來自弗吉尼亞的殖民者冒險進入現在的北加羅林納，一部分人約在一六五〇年取得沿阿爾比馬爾地峽的土地。

有一個肥饒的殖民地是征服來的。荷蘭人遣派英國航海家哈得孫去探測一條後來用他的名爲名的河。這工作實行於一六〇九年。荷蘭的皮貨商人跟着他前來，於一六二四年在曼哈丹島建立一個小小的居留地，「新荷蘭」地方緩緩的成長起來，但不能發展自治政府的制度。這個時候，英國人對於整個海岸的權利毫不放棄，康涅狄格的殖民地也亟想奪取他們這個麻煩的鄰家。爲什麼讓異邦分子插入英屬美洲的中心呢？查爾斯二世便把這塊地方封贈他的兄弟約克公爵，約克公爵即採取強硬的行動。一六六四年夏，三艘戰艦開抵新阿姆斯特丹，來了一批軍隊，此外尚有康涅狄格駐軍的增援和馬薩諸塞及長島答應出兵。荷蘭的殖民者大部分厭惡以往的暴政，故對於主權變易並不反抗。年老的史都維桑特雖聲稱甯死不降，但他也無能爲力。英國的國旗從此在改名爲紐約的城頭飄起，而除短期的英荷戰爭（一六七二年——一六七四年）外，英國國旗從未離開此間。的確，英國國旗至此飄揚於肯尼貝克至佛羅利達之間。

但最有趣的殖民地中的一個，在這世紀的末期之前尚未有確定輪廓。一羣殖民者，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典人，進入後成爲賓夕法尼亞和特拉華的區域。當仁慈和眼光遠大的賓氏（William Penn）於一八六一年治理這個區域的時候，他準備根據教友派（Quakers）的道理建立一個模範的共和國。他以仁慈的姿態，用友善的購買條約取消了印第安人的名義。他爲吸引殖民者起見，提出寬宏的條件，保證全體的人都能夠獲得土地，建立繁盛的家庭，並能夠與鄰人在公道與平等之下相處。基督教徒不應遭受宗教的歧視。民事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人民必須是法律的一方。賓氏指導着費城的建設工作，這是他的「手足愛之城」，每一家屋都有花園圍繞着，使其成爲「一個綠色的農村城市」；

……常常保持衛生」。一六八二年他親自蒞臨，帶來了一百名殖民者。賓夕法尼亞奇異地繁盛起來，吸引着大批各式各樣來自英國和大陸的殖民者，但還是保持着教友派的外貌。

大略言之，用來使英國人和其他人民渡海建立新國家工作的有兩種主要的工具。建立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的是特許的貿易公司，其組織目的主要在於牟利。倫敦公司於一六〇六年獲得特權，可在緯線三十四度至四十一度之間建立一個殖民地。普利穆斯公司也於同年獲得特權，可在緯線三十八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建立一個殖民地。這些公司能夠分配土地，開礦，造幣，為殖民地組織防務。批准特權的英王，對殖民地政府保留着最後的司法權。倫敦公司於財政嚴重虧損之後，一六二四年特權被取消，英王把弗吉尼亞改為皇家殖民地。普利穆斯公司推廣各個北部殖民地和漁場，但也無利可獲，於改組之後，一六三五年取消特權，自稱「僅是一個沒有氣息的屍體」。

倫敦公司和普利穆斯公司在財政上雖無利可獲，但在殖民工作上却都有了功績。倫敦公司實在是弗吉尼亞之母；普利穆斯公司和其後繼者新英格蘭會議，在緬因新漢普夏，和馬薩諸塞各地陸續建立城市。第三公司叫馬薩諸塞灣公司，具有特殊的性質和目標。它是一批證券握有人所創立的，他們大都是清教徒，其動機是商業的和愛國的。他們不因爲從前各公司的虧損而不敢前進，他們認爲有更好的管理還是足以謀利的。查爾斯一世早於一六二九年批准一種特權，以後便有一種奇異的發展。當英王和勞特大主教主持下的高級教會成爲英國國教的主席時候，許多清教徒領袖都想離國。他們有財產，有社會地位，也有獨立精神。他們不願到馬薩諸塞灣去作一個設於倫敦的公司的附庸。此外他們希望得到自由，建立一種他們所喜歡的教會政府。因此，公司中的主要清教徒，乾脆

收買全部股票，接收特權，一同帶到美洲。這樣，一個商業公司一變而為一個自治的殖民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

殖民工作的另一種主要具是業主的封贈。業主是屬於英國上流社會或貴族的一個人，他有錢財可以使用，英王便以美洲一塊土地贈給他，如同贈給他一塊國內的地產一樣。依照英國法律的規定，一切土地如果不是這樣取得的，都屬於英國國王，故美洲也不能例外。巴的摩爾爵士獲得了馬里蘭；賓氏獲得了賓夕法尼亞，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海軍上將，是英王的債權人；還有查爾斯二世的一羣近臣獲得加羅林納。這些業主都得到大權，可設計一個政府。巴的摩爾爵士具有斯圖亞特王室的專制思想，他反對以立法權授諸殖民者，但最後還是對一個大眾所創立的會議讓步。賓氏便比較聰明。他於一六八二年召集一個會議，全體都是殖民者所選舉的，並讓他們制定一種憲法或「大憲章」。這個憲法把許多政府的權力授與人民的代表——而賓氏居然接受這一計劃。

當美洲的生活證明是可能繁榮和可能有希望的時候，歐洲方面大批的自然移民即行開始。這種向美洲的移動，其進出之勢是不平均的，而動機也各有不同。最初兩批到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自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〇年，英國的清教徒處於不景氣和憂患之中，遭遇很多實際的迫害。王室恢復教會的老方式，並決定使教會完全依賴於王室和大主教。至此整個國土佈滿着政治和宗教的騷亂，英王解散國會，使英國的政治沒有國會者達十年之久。他監禁他的主要政敵。當王黨似乎有顛覆英國自由的傾向時，許多清教徒認為最好的出路便是離開島國到美洲去建設新國家。在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〇年的大移民中，大約有二萬個最堅決的英國人離棄祖國。船隻運載殖民者，牲口和家具橫渡

大西洋的不下一千二百次。波士頓成爲世界上重要海港之一，爲一個忙碌而充滿活力的地區服務。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於此時成立。在殖民者之中，有佛蘭克林，亞當斯，愛麥生，霍桑和林肯等偉人的祖先。這個運動的最驚人的特點，便是許多清教徒的移徙，不是個人的或家庭的，而是整個社區的播遷。有些英國的城鎮，因此幾乎人口減去了一半。新殖民地不僅包括商人和農民，還有醫生，律師，教師，企業家，工匠和牧師。新英格蘭成爲舊英格蘭的縮影，孕育着未來發展的種子。

到了一六四二年英國內戰爆發時，清教徒出走的潮流便鬆弛下來，但可以名爲「保王黨出亡」（Cavalier Exodus）的不久之後也跟着開始。到了一六四九年查爾斯被處決時，出國人數漸增，而且直至一六六〇年的復位時強烈地繼續着，和清教徒的移徙使新英格蘭的人口增至三萬以上一樣。英國保王黨的移徙，使弗吉尼亞的人口，至一六七〇年增至幾達四萬人。人民的移入，帶來了可觀的財富，因爲新來的人雖極少是保王黨，但許多來自興盛的階級，他們有資金，可以購買和開墾大批土地。弗吉尼亞本來是一個窮人的殖民地，至此充滿了小康之家。這些移徙，給美國歷史帶來了一些偉人的名字。華盛頓的曾祖父約翰華盛頓，是一六五七年來到弗吉尼亞的。馬歇爾家族的傳說，謂他們的祖先在英國戰爭時，曾任皇家軍隊的上尉，後來皇家軍隊敗北，他便到弗吉尼亞來。在人口流入之後，我仍在弗吉尼亞的歷史中遇到顯著的家族如哈里遜，加里，馬遜，卡特和台勒等。

但我們在馬薩諸塞與弗吉尼亞的殖民者之間，不能劃出真正的社會的區別。組成兩個地方人口的